



恋上那棵会开花的树

□柳韵 文/图

冬日里的阳光，有着极致的诱惑，那种暖暖的味道，吸引着蛰居的人儿走出户外。当然，这份吸引里怎么能少了冬的精灵，那属于冬的娇俏。

当周口公园里的第一枝腊梅绽放的时候，忍不住给友发讯：腊梅开了，很香，但却不是我们的那几棵。

友回：放心，不会让咱等得太久，就会迎来他们的绽放。

有人说，爱上一座城，是因为一个人。而之于我们，爱上一个园子，是因为恋上了园子里的几棵树。

友说：树是最忠诚的，如果你试着去爱一棵树，对他倾注情感，你会发现他变成了你的树，就那样静静地呆在那里，不言不语，不悲不喜，看着你来去，用自己极致的温柔来等待于你。

于是，我们就不管不顾地爱上了那几株腊梅，欣喜地说那是属于我们的。

自从有了这份心情，进园子倒仿佛有约了似的，必得去看看他们，并且与他们痴缠上一会儿。无论他们是青翠或者萧索，是含苞或者怒放。

自从有了这份等待，进园子的时候与次数就逐渐地多了，或许只是心下不忍，不忍让他们等得太久，等到心痛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一棵会开花的树，才让我们如此珍惜；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才幻化成今世的模样，生长在我们经过的路旁；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他们的等待，是他们望穿秋水的希望；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辜负了这份深情，无法体会他们的忧伤。只是想就那样静静地和他们待一会儿，看着他们树枝轻摇，叶儿轻颤，聆听一下他们倾诉衷肠。

今天阳光温柔，心情温柔，也想把那份等待变得温柔。晨起梳妆，竟如约会情人一般，突然觉得似乎只有精致才配得起这份默契的交往。让长眉入鬓，让桃花上妆。身着那件嫣红的丝绒小袄，围一条云一样雪白柔软的丝巾。固执地以为只有这样的丝滑才能配得起那样的温柔，只有这样的盛装才能配得起那样的深情。

走进他们，看他们在阳光下开满慎重的花朵，朵朵都是一句诉说，朵朵都是一份嘱托。只盼望这花能开得久些，再久些，不让那些深情枉付，不让那些情话凋索。

爱上一个园子，只因，恋上了那几棵会开花、会说情话的梅树。

